

Chinese New Year

过非遗春节 寻海派年味

本报记者 王蔚

过年了。这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这是由上古时代岁首祈福祭祀演变而来的华夏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The Spring Festival, 春节, 是辛亥革命后固定使用的节日名称。

Chinese New Year, 中国、世界, 已经更喜欢, 也更习惯, 用这样的中译英——全球共度中国新年。

春节, 在上海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既有对传统的坚守, 又融入了独特的海派风情。

上海人就是这样过年的

■ 掸扬尘

上海人有“腊月二十四, 掸尘扫房子”的习俗, 称为“掸扬尘”。许多人家会大扫除, 擦拭家具、清洗衣物、整理杂物。

“尘”与“陈”谐音, 掸扬尘寓意着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 既指家里的积尘, 也代表过去一年的不如意, 期望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开启好运。

■ 贴春联

除夕, 人们会精心挑选或书写春联, 张贴在自家大门两侧。春联的内容丰富, 既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也有对来年的美好祝愿。与春联相伴的是福字, 有的人家将福字正贴, 寓意福气堂堂正正降临; 有的则故意倒贴, 取“福到了”的谐音, 图个吉利。

■ 祭祖先

除夕傍晚, 家中长辈会在堂屋摆上丰盛的祭品, 通常有整鸡、整鱼、红烧肉、水果、糕点等, 这些食物都有着美好的寓意, 比如鱼象征年年有余。一家老小按照辈分依次行礼, 表达对祖先的缅怀与敬意, 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平安、子孙顺遂。

■ 年夜饭

除夕夜, 上海人阖家团聚, 共享丰盛的年夜饭。餐桌上摆满各种具有上海特色的美食, 如本帮熏鱼、外脆里嫩、甜咸适中; 油爆虾, 色泽红亮, 虾肉鲜嫩弹牙; 还有八宝饭, 软糯香甜, 寓意着生活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吃完年夜饭, 便是守岁,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茶聊天, 畅想未来, 其乐融融。

■ 逛灯会

元宵节是上海春节期间的又一个高潮。尤其是豫园观灯成为一景。人们扶老携幼, 穿梭在灯海之中, 欣赏着精美的花灯, 猜着灯谜, 品尝着汤圆等特色小吃, 享受着阖家团圆的幸福时光。

■ 迎喜神

大年初一, 上海人有“兜喜神方”的习俗。过去, 人们多会选择前往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 烧香祈福,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诸事如意。如今, 许多人会选择去公园、绿地等环境优美的地方漫步, 感受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兜喜神方”包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 走亲眷

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是上海人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初一到初五, 人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 前往亲朋好友家中拜年。大家聚在一起, 聊聊天, 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五服必相聚”“好友必走动”, 已经成为上海人过年的约定俗成。只不过, 现在流行微信拜年、视频送祝福, 也是与时俱进。

■ 压岁钱

晚辈给长辈拜年时, 长辈会送上红包, 红色里装着的不仅仅是钱, 更是满满的关爱和祝福。在上海, 红包也被称为“压岁钱”, 寓意着压住邪祟, 保佑孩子们在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不过, 现在也时兴“倒压岁钱”, 就是参加工作的小辈给老一辈, 特别是给长辈送红包, 呈上自己对长辈的满满祝福。

新民 手绘

手绘, AI绘图 邵晓艳

团聚

每到过年前, 我都要去老房子兜兜转转。市中心、梧桐树边、石库门里, 还有我的老邻居。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过年开油锅的氤氲, 摆圆台面的闹猛, 互道新年好的莞尔, 那便是上海人的春节。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说: “春节蕴含着中国人对于种族延续、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认知与想象, 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人类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在漫长的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 春节早已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

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在坚守中传承, 也在坚守中实现着外在形式的渐变。

我儿时的玩伴长腿, 嘎讪胡一只鼎。他说, 现在过年就是“俱乐部”。我没听懂。经他的拆字解释, 才悟出是这么个理。“过年嘛, 就是亲亲眷眷聚一聚, 一家门快快乐乐, 躲在屋里看看电视、刷刷手机、斗斗地主。不就是‘聚乐群’嘛。”他一本正经地说。

想想也是, 一家人能无忧无虑地聚在一起, 乐在一道, 躲(上海话谐音)在一道, 还有比这更惬意的年景吗?

焕新

都说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离不开一个“吃”字, 其实, 很多节日还会有一个专属的动词与之搭配。比如, 元宵是要“闹”的, 清明是要“思”的, 端午是要“赛”的, 中秋是要“赏”的, 重阳是要“登”的, 那么, 留给过年的就是一个“忙”字了。

忙过年, 过年忙。我们的前辈, 一代代都是在忙不停歇中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发烫过了吗?”“年货备齐了吗?”“新衣服买好了吗?”“被子床单洗过了吗?”“玻璃窗擦干净了吗?”“水笋泡了吗?”“蛋饺做了吗?”……还有那句令人惆怅、出自他乡异客之口的“回家的火车票抢到了吗?”

忙, 是为幸福的过年, 是为团圆的过年, 是为赓续血脉相亲的过年。日月乾坤在奔忙, 报春花忙着怒放, 连报喜燕都在忙着啄春泥。

只是, 如今很多人的春节不忙了。因为, 不用再为物质的拥有忙东忙西, 不必在客套的寒暄里忙于周旋。有人说, 这是年味淡了。但是, 为什么不说过日子舒坦和甜蜜的感受更浓了呢?

民俗专家、嘉定区博物馆副研究员陶继明, 年年接受我的年俗问题采访, 今年老先生婉拒了, 只说了句“现在每年过年都差不多了”。一语中的。从前, 城里乡下、张家李家, 过年的衣食住行大约是“差不多”; 如今, 天南海北、千家万户, 过年的悠然自得则是“差不多”。

从“差不多”到“差不多”, 这又何尝不是总把新桃换旧符?

毕旭玲说, 中国春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不断汰旧焕新的特点。这既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体现, 也提示我们在传统春节的保护中, 一方面要建构起春节的独特文化符号, 重建传统节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使传统春节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兴旺

家住虹口区曲阳路的陈婉珠, 生于1922年1月, 今年103岁了。三年前她还是上海注册在籍的最年长的老年大学学员, 专攻国画。现在老人不方便出门了, 却一直丢不下画笔, 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在画桌前站上一会儿。取名《迎春绽放》《凝露含秀》《鸟啼春早》的好几幅画, 是老人献给新年, 也是送给小辈们的最好礼物。

“我算享到社会主义的福了。”这是陈婉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这个新年, 她的福分又添加了一岁。我们每个人的福分, 也一定会越加兴旺。

纳福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把春节的意义提炼概括为64个字: 天人合一, 和谐自然; 迎春纳福, 趋吉避凶; 除旧布新, 美好开端; 领悟亲情, 凝聚情感; 感恩图报, 回馈社会; 庄严仪式, 珍贵记忆; 游艺纷呈, 精彩展示; 放松调节, 心灵安宁。

仲教授的释义内涵精准、外延丰富, 既有对天地的敬意, 也有对规制的遵守, 还有对享乐的洒脱。

后弄堂的三毛欢喜把过年叫做“搪瓷七厂”, “全家开心我才开心。忙了一年, 终于过年了。带着老婆、小囡、爷娘, 荡荡马路, 住住宾馆, 吃吃饭店, 再去唱卡拉OK。不要太多福哦。”

很多上海人对过年的向往, 或许就是从心底里对享福的你依我依。仲富兰教授敬重的过年是“迎春纳福”, 弄堂里的爷叔阿姨则对“荡住吃唱”流连忘返。其实, 大家对过年的诠释异曲同工, 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心心念念, 都是与幸福城市的激情拥抱。

The Spring Festival